

目 录

前言	吕启祥(1)
凡例	(1)
红学发微	雪 岑(1)
读红楼梦札记	境遍佛声(5)
红楼梦新谈	吴 宓(20)
读红楼梦剩语	王小隐(32)
红楼梦新评	佩 之(48)
红楼佚话	臞 壤(60)
红楼梦新叙	陈独秀(62)
红楼梦最后的几回	既 澄(63)
读既澄君红楼梦最后的几回感想	栩 栩(66)
读《红楼梦》后的一点感想	闻 天(67)
书红楼梦后	星 台(70)
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	
——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	蔡子民(71)
我读红楼梦的见解	吴俊升(75)
红楼梦杂评	聪 强(78)
红楼梦新评	汝 衡(79)
葬花词(读书杂记)	西 谛(81)
林黛玉葬花诗考证	胡怀琛(82)
八十回红楼梦里一个重要的思想	熊润桐(86)
红楼梦辨	梅 生(92)
《红楼梦》新序(初稿)	许啸天(94)

红楼梦中人年龄考证	赵誉船(105)
曹雪芹与恶劣文学	
——《红楼梦》杂记	严敦易(107)
水浒红楼梦的版权问题	春 梦(109)
替施耐庵曹雪芹说话	春 梦(110)
红楼梦杂记(三则)	敦 易(112)
高鹗与张船山同年	(112)
“老爷”的称谓	(112)
高鹗与张妹的婚姻	(113)
红楼梦之误字	吴轩丞(115)
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底成书时代	大 白(115)
知识与“红楼”	平 沙(117)
红楼梦是什么主义的作品	
——八十回红楼梦里所表现的艺术思想	熊润桐(120)
给俞平伯先生的一封信	延 龄(126)
与延龄先生论炕	湛 庐(127)
评胡适红楼梦考证	黄乃秋(129)
红楼梦的地点问题	李玄伯(142)
再论红楼梦及其地点	李玄伯(143)
通信二则	刘大杰(146)
读王国维先生红楼梦评论之后	涛 每(148)
红楼梦的本子问题质胡适之俞平伯先生	容 庚(160)
石头记与水浒传	竹 心(177)
读红杂缀	
——《红楼梦》人物评	惜 华(179)
新红楼梦索隐	柳 蓀(182)
红楼梦戏	袁 梨(183)
红学之点滴	袁 梨(184)
红楼梦本事辨证序	蔡元培(192)

读红楼梦笔记(节选)	张笑侠(192)
哭的表情	竞生(261)
红楼梦里的西洋物质文明	昌群(268)
给笑侠读红楼梦笔记	艳篱(272)
茶花女与红楼梦	英之(273)
各家关于红楼梦之解释的比较和批评	怡墅(274)
曹雪芹的生活观	
——小说研究之一	芙蓉(280)
关于红楼梦	樵隐(283)
红楼梦里性欲的描写	刘大杰(285)
红楼梦新序	张恂子(289)
红楼梦脚的研究	芙蓉(294)
读红蠡见	一叶厂主(297)
关于红楼梦之戏曲	傅惜华(303)
关于红楼梦一段小讨论	觉生(311)
读红楼梦脚的研究以后	张笑侠(314)
曹雪芹目中的女性美	淡厂(316)
王际真英译节本红楼梦述评	徐生(322)
红楼梦的脚有了铁证	张笑侠(327)
△金陵十二钗册	化蝶(328)
贾元春的生死	化蝶(332)
红楼梦摘疑	胡敏甫(335)
红楼梦大事年表	张笑侠(344)
林黛玉与冯小青	
——《墙角消夏琐记》之十三——十六	玉诺(357)
红楼梦	先亮(362)
红楼梦抉微	柳移(363)
兰墅文存与石头记	奉宽(364)
曹雪芹家世新考	李玄伯(370)

小说考微

——红楼续书	恨 水(382)
红楼梦序	任松如(382)
谈红楼梦剧	蒹葭蓂主(383)
红楼梦与旗人	含 凉(385)
红楼梦前三回结构的研究	虚 白(385)
红楼梦批判	李长之(389)
红楼与子夜	萍 生(454)
红楼梦和唐伯虎的诗	萧湘女士(459)
红楼梦立意的探讨	梦 曾(460)
红楼梦之思想	王家楫(471)
红楼梦之结构	王家楫(477)
跋今本红楼梦第一回	素 嘉(483)
红楼梦之谜	

——纪念亡友赵广湘	韩侍桁(486)
曹雪芹写死	侍 桁(490)
小红	

——《红楼梦》今读之一	曹聚仁(493)
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价值	李辰冬(495)
红楼梦的世界	李辰冬(518)
红楼梦的教育观	纯 朴(538)
红楼梦著书处——今国货商场	惹 云(540)
评《红楼梦》	余剑秋(541)
花随人圣俞摭忆(附刊胡适之先生与作者商榷函件)	秋 岳(544)
关于红楼梦之新考证	

——黄秋岳与徐英又各有主张	贤(550)
红楼梦重要人物的分析	李辰冬(551)
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均曹雪芹作	宋孔显(568)
石头记真谛序文	

——答友人询《红楼梦真谛》书	老 梅(576)
关于红楼梦	王 诤(578)
红楼梦送我出青年时代	姜亮夫(585)
大观园源流辨	藏 云(586)
红楼梦索隐	桐 君(597)
钞本红楼梦滩黄	李家瑞(599)
子夜与红楼梦	郭云浦(601)
红楼梦悲剧之演成	牟宗三(603)
节本红楼梦导言	茅 盾(624)
谁为贾宝玉	乐 公(631)
关于红楼梦作者家世的新材料	严徽青(633)
红楼梦的世界前言	张文正(648)
红楼琐记	诚 斋(653)
红楼说丛	董 慕(654)
红楼杂谈	曼 尼(682)
石头闲话	
——金陵书简	听 风(684)
读《饮水词》联想到《红楼梦》	慎 仪(687)
红楼梦书话	阿 英(689)
红楼梦辩证的再认识	李辰冬(695)
明暗的描写法	
——《红楼梦》读后感	平 安(704)
红楼梦里的对话	韦 士(706)
红楼梦杂话	红 瓣(708)
红楼梦问题总检讨	白衣香(711)
众说纷纭的关于红楼梦取材问题	素 君(730)
天下能有几部红楼梦?	训 枚(731)
曹雪芹家点滴	慧 先(732)
谈清代织造世家曹氏	

——关于《红楼梦》考据的一些新资料	周黎庵(736)
叔本华与《红楼梦》	陈 铨(745)
红楼梦测验	赵景深(751)
红学杂记	读 云(752)
小说琐话	

——姚燮的红楼梦类索	赵景深(758)
尼采与《红楼梦》	陈 铨(760)
谈谈红楼梦的地点问题	圣 美(765)
红楼梦考证的商榷	徐文滢(770)
红楼梦的言语及风格	华 皎(778)
向红楼梦学习描写人物	端木蕻良(786)
红楼梦研究	雅 兴(789)
红楼梦的对话	计 开(801)
红楼梦研究读后感	沈起予(807)
贾宝玉的出家	张天翼(810)
石头记评赞	吴 宓(846)
杂谈红楼梦	金 果(859)
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一封信	邹明诚(865)
红楼梦考证之新史料	

——为胡适之顾颉刚二先生作补证	方 豪(866)
袭人的身份	东郭迪吉(870)
焦大旁论	

——尘封笔录之二	沈 沉(876)
读红楼梦记	戴潮声(880)
贾府之西洋用具	

——读《红楼梦考证新材料》后	白发微(883)
红楼梦人物	白(885)
读红楼梦札记	张琦翔(886)
论红楼梦及其他小说中之科学史料	严敦杰(890)

红楼梦的写作技巧	司马迁(893)
红楼梦底文学观	高语罕(897)
曾国藩与薛宝钗	实 斋(901)
王熙凤论	太 愚(906)
贾宝玉的烦恼	刘冰弦(915)
红学重提	杨 夷(925)
红楼梦与中国经济	王增宝 高祥樟 李明璐 劳瑞新 李国梁 邓树坪 (933)
水浒传与红楼梦	李长之等(961)
红楼梦发微	绪 (971)
香菱	(971)
蜡油佛手	(972)
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	(972)
贾府外洋器物目录	(974)
幽默	(976)
红楼梦新考	方 豪(977)
红楼梦的版本和传说	周越然(1006)
贾母与张道士	柳雨生(1010)
梅楼漫语	纪果厂(1014)
读了红楼梦	胡兰成(1023)
谈红小记	何 若(1028)
与曹雪芹有关的女子们	谥 进(1031)
论红楼梦里的文学用语	王 璜(1034)
红楼梦之尤三姐确有其人而有其事	张务祥(1042)
关于红楼梦中之钟及其他	陈定闰(1043)
石头记佛家境界观	王先冲(1047)
从红楼梦说起	葭 水(1049)
红楼梦与才子佳人派小说	

——曹雪芹先生替我们完成了一个和平的文学革命…… 关懿娴(1053)

红楼梦之文学价值	吴 宓(1064)
红楼梦新考别编	严敦杰(1066)
贾宝玉之性格	吴 宓(1077)
王熙凤之性格	
——《红楼梦》人物评论之一	吴 宓(1080)
关于红楼梦的改编	
——《红楼梦》剧本序	方君逸(1084)
红楼新话	茅 靡(1087)
红楼梦林黛玉论诗	刘梦秋(1088)
红楼杂写(四则)	羽 白(1094)
贾府的灯烛	(1094)
贾府的卫生设备	(1095)
红楼梦中两个不出面的要人	(1095)
红楼梦中唯一的旗话	(1096)
曹雪芹的忏悔录——红楼梦	平价生(1097)
捧王熙凤	史 铎(1099)
袭人的身份	东郭迪吉(1100)
红楼人物小谈(三则)	王 睢(1106)
晴雯	(1106)
袭人	(1107)
平儿和鸳鸯	(1109)
贾宝玉的婚姻问题	愚 而(1110)
红楼梦杂谈	
——大观园的设计者	梅 瘦(1112)
谈红楼梦里的女性	U B (1113)
贾宝玉的出家序	史任远(1115)
漫谈红楼梦中之脚	金 易(1126)
红楼梦的人物创造	安 斌(1127)
脂砚斋本红楼梦	

还珠楼丛谈	李寿民(1132)
红楼点滴(四则)	人(1133)
王熙凤之风情	(1133)
林黛玉之天赋	(1133)
红楼梦的对话	(1134)
亲子之爱	(1134)
说“第一回”	蛟 兄(1135)
大观园内的豪气	秋 心(1136)
论宝钗	蛟 兄(1137)
红楼梦与怜春阁	严敦易(1141)
论探春	
——大观园中的女政客	胡成仁(1144)
读红楼梦杂记二则	徐高阮(1147)
红楼梦笔记(三则)	陆冲岚(1151)
一 贾雨村的作风	(1151)
二 元春の入宫	(1152)
三 迎春的性格	(1154)
红楼梦考证	荀 玉(1156)
我亦为红楼索隐	湛 卢(1159)
红楼梦发微(二十则)	湛 卢(1160)
一 贾宝玉为何如人?	(1160)
二 再说贾宝玉	(1163)
三 刘老老与钱牧斋	(1165)
四 男女 阴阳	(1168)
五 赦政与摄政	(1170)
六 多尔衮之罪案	(1173)
七 何谓石头记	(1175)
八 何谓《红楼梦》?	(1178)
九 董鄂妃? 董妃?	(1181)

十 男女恋爱与年龄	(1184)
十一 双成之诗谜	(1187)
十二 古意与题像诗	(1190)
十三 明思宗与凤姐	(1196)
十四 金玉因缘	(1199)
十五 贾宝玉之破题儿	(1203)
十六 秦可卿之丧	(1206)
十七 红楼二尤	(1214)
十八 开卷第一回	(1222)
二十 龄官的几出戏	(1226)
二十一 青史与金麒麟	(1230)
二十二 清虚观张道士	(1236)

红楼梦的语言

太 愚(1240)

重读红楼梦

谢 紫(1250)

红楼梦里的外国

羽(1255)

曹雪芹的文学见解

陈光崇(1256)

谈谈红楼梦中的入生理想

王树槐(1267)

红楼梦读后记

木 村(1272)

贾敬之死

南(1292)

曹雪芹籍贯

守 常(1292)

小说的索隐

林 土(1293)

红楼梦作者忽略了女人

圣 手(1294)

林黛玉

——从一个不健康的个人主义者看中国式的贵族生活

周 华(1295)

曹雪芹籍贯

萍 踪(1300)

△红楼梦里的中庸主义者——贾母和薛宝钗

周 华(1303)

刘老老

璧 如(1306)

红楼梦年谱

羽 白(1307)

我之红楼梦观

兴 或(1308)

葫芦庙与馒头庵

——《红楼梦》杂谈之一 孟 超(1314)

“红楼梦人物论”读后 明 沙(1317)

读红楼梦

——第六十三回 冯钟芸(1320)

红楼梦试论 陈觉玄(1323)

说苑珍闻——红楼梦 陈汝衡(1341)

从贾政说到我国的贪污制度

——《红楼梦》论赞之一 贾 话(1342)

康熙时曾经进入江宁织造局的西洋人 方 豪(1348)

红楼梦新考发表的经过和反应 方 豪(1356)

红楼梦所记钟表修理师 方 豪(1357)

红楼梦九十二回所记汉宫春晓围屏的来历 方 豪(1359)

红学之派别 习 之(1361)

婉媚词与林四娘 雁 声(1364)

读《红楼梦人物论》 曹聚仁(1366)

红楼梦的作者

——曹雪芹高鹗之外至少还有一个人 杜颖陶(1367)

从英译红楼梦谈到中国偶文韵语的难译 凌 霄(1369)

史·王·薛 公孙午(1371)

贾宝玉致高鹗的抗议书 羽 白(1372)

关于曹雪芹 湛 卢(1373)

红楼梦研究 袁圣时(1387)

大某山民 佳 士(1396)

鸳鸯之死 青 衫(1397)

红楼梦 申 寿(1398)

附录：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未收论文索引 (1400)

红楼梦辨证的再认识

李 辰 冬

一 对于以往各种考证应有的态度

《红楼梦》是曹雪芹写的，而且是写他自己家的事，这无疑地成了定论。尤其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本的发现，更使人们无异议的余地。脂砚斋据胡适之先生的考证，“大概是雪芹的嫡堂弟兄或从堂弟兄，——也许是曹颀或曹頔的儿子。松斋似是他的表字，脂砚斋是他的别号”^[1]。因为他与作者这样的关系，所以评注里如第十三回写秦可卿托梦于凤姐一段上的眉批：“‘树倒猢猻散’之语，全犹在耳，曲指三十五年矣。伤哉！宁不恸杀！”又此回凤姐寻思宁国府中五大弊，上有眉评：“旧族后辈受此五病者颇多。余家更甚。三十年前事，见书于三十年后，今（令？）余想恸血泪盈□（此处疑脱一字）。”又第八回贾母送秦钟一个金魁星，有朱评云：“作者今尚记金魁星之事乎？抚今思昔，肠断心摧。”诸如此类的例证，使《红楼梦》是记曹家事一语成了铁案。我们勿需再费工夫来探讨其他关于《红楼梦》的考证，因为它们对于我们了解这部书上没有多大的帮助。

不过我们一方面仅可承认这个断案的确切性，但另一方面以往的故事或当代发生的事件，不见得不给曹雪芹一种引意或影响。文学上的事实，并不完全是历史上的事实，作者可以任意增加取舍的。兴会是一种有羽翼的东西，不受任何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他可以飞到任何时代或地点，只要是它所知道的。例如，许多人相信之《红楼梦》是写纳兰性德的家事一问题，我们现在仅可在事实上反证这句话的错误，但你不敢一定说纳兰性德的家事没有给曹雪芹

一种引意或兴会。纳兰性德的《饮水诗集·别意六首》之三：

独拥馀香冷不胜，残更数尽思腾腾。今宵便有随风梦，知在红楼第几层？

《饮水词·于中好》一阕：

别绪如丝睡不成，那堪孤枕梦边城！因听紫塞三更雨，却忆红楼半夜灯。

又《减字木兰花》一阕咏新月：

莫教星替，守取团圆终必遂。此夜红楼，天上人间一样愁！

又《金缕曲》一阕首三句：

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

这几段词里“红楼”之字三见，“葬花”二字一见。纳兰词出版于一六七八（见纳兰《饮水词·侧帽词全稿》的顾贞观序），而其中之情思笔调，与《红楼梦》里林黛玉之情思笔调又相合，加以曹雪芹家与纳兰氏往还甚密^[2]，不见得曹雪芹不受纳兰性德的影响。曹雪芹离开江南时年只十一二岁，对于当时自家之阔绰的情形，当然不很记忆，现在要在北京创造一个贾（假）府，自不能不参照当代世家的情况。甄府在金陵而贾府在北京，我们很可以说曹雪芹是以金陵的“真”府作根据，在想象里创造了一个“假”府。由这个观点来看，甄宝玉与贾宝玉、甄府与贾府的关系就了然了。贾宝玉同我们见面时已经十岁左右了，而甄宝玉尚系幼童，实即在江南时的曹雪芹。如果你把第二回里贾雨村与冷子兴关于甄贾二府的谈话详细读一过，你就发现了贾府处处与甄府相同，甄府有一个宝玉，贾府也有一个宝玉，这两个宝玉的性格完全无异；甄府女孩的名子皆从男子之名命取，贾府亦然；甄府有几个好姊妹，贾府的几个也不错。因此我们可以讲曹雪芹是把自己家的事，作一个《红楼梦》的骨干，然

读者不要误会他每个人物，每个事件，以及每个人物的一举一动都是取之于自家。

要知道小说家的一位人物，并非仅仅从一位模特儿而来。他不知观察了十位二十位之后，才从这些实在的模特儿里，创造他想象的人物。每位小说家的理想人物，无不是从实际的社会产生的，不过作家的手段高明与否的区分罢了。他起始观察的时候，或者从一个模特儿起，但久而久之，观察和思索的太多了，反而把真正的模特儿忘记。所以创造出的人物是普遍的，共性的。我们现在的人，固然考证不出他的人物模特儿是谁，即令他自己恐怕也难确实指出。正同思想家的思想一样，在他初读几部书的当儿，他很可指出那种思想是从那位作家那部书来的，但日积月累，自己有了一贯的主张，而且天下事物无不为他所有的时候，他原来所受的影响，渐渐就消逝了。此其所以最伟大的思想家，我们最难考证他思想渊源的缘故。总之，作者的经验愈丰富，他的想象也愈丰富。想象决不是无根的东西，不过愈是伟大的作家，我们愈难寻找他的根源罢了。曹雪芹不知观察和思索了多少实在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贾政，贾母，袭人，薛蟠，以及一切其他的人物，然后才产生他想象的人物，所以你现在想指出那一位是实在的谁，真是有点做梦，徒劳无益。但我们并非说部部小说都不可能，最低限度想指出曹雪芹的模特儿是谁，这是不可能。他的人物不但可以附会清初的名人，而且可以附会中华民国的人物。三百年五百年后的人物，仍可附会。

自从胡适之先生考证出《红楼梦》是曹雪芹作的以后，他下一个结论说此书是作者的“自传”，于是十数年来大家都认为是定论。这话本是不错。其实并非《红楼梦》，一切好小说都是作家自传。所以福罗贝尔说波华荔夫人是他；至少一部分是他。但我们把《红楼梦》里的个个人物分析来看，就知道曹雪芹是一位极端的自然主义作家。如果这部小说是单纯的自传，那他仅能做到像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康司当的《爱多耳夫》，夏多布里央的《亚特拉》和

《罗南》。这些著作都是作者公开的自诉，范围绝不能像《红楼梦》这样广泛。如果要是自传，那末每位人物都充分地表现着作者的自我，作得好一点，就像雨果的《悲惨世界》一类浪漫派小说，绝写不出像《红楼梦》对每个人物那样的客观。如果再放大一些说，《红楼梦》写的处处是曹雪芹自己家庭的事，像胡先生所考的，连贾府的宗系都是曹雪芹照自己的宗系排的，这话我们不敢断定对否，因为属于考证的范围。然以创作家的惯例而论，他们的著作绝不是实际事物的抄写，要说曹雪芹是以他的家庭为根据则可，要说贾府就是他自己的家庭那就有语病。作家的写小说正如惜春的画大观园，我们看宝钗发的议论：“如今画这园子，非离了肚子里头有些邱壑的，如何成画。这园子却是像画儿一般，山石树木，楼阁房屋，远近疏密，也不多，也不少，恰恰的是这样。你若照样儿往纸上一画，是必不能讨好的。这要看纸的地步远近，该多该少，分主分宾，该添的要添，该藏该减的要藏要减，该露的要露。这一起稿子，再端详斟酌，方成一幅图样。”绘画是这样，写小说也是这样，老实地抄写实在，绝不会讨好的。所以我们能以考证的，仅系真人物与理想人物性格的关系，绝不是一步一趋丝毫不错地照真的抄写。以前考证《红楼梦》的影射法，固属可笑，即胡适之先生也不免此病。他考出了曹雪芹死后还留一位飘流的新妇，于是就以为不知是薛宝钗呢？还是史湘云？如果这样说法，歌德自杀后才能写《维特》，因为维特的烦恼就是他的烦恼，可是维特因烦恼而自杀了。

二 《红楼梦》前后的异同问题

其次我们再谈一谈《红楼梦》前后的异同问题。

《红楼梦》的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是否是一个人作的，胡适之与俞平伯二先生已经分辨的很详尽了，勿需乎我们再来画蛇添足。不过他们所注意的，是由《红楼梦》版本，回目，故事，以及章法等等着手；而我们所注意的是《红楼梦》的本身，换言之，就是《红楼梦》

里所表现的环境,风格与思想三方面来区别,或者对他们所讲的不无增补。况且他们区分的证据,有些地方我们还不十分同意。例如史湘云与小红的丢开,结尾与第一回自叙的话不合,香菱的结果与回目意义的不切来证明前后决不是一个人作的。概而言之,如果以为前后故事的不合,就决定不是一个作者,那末《堂·吉珂德》或《浮士德》也不是一个作者了,因为这两部中的冲突与不接连处,较《红楼梦》还要多^[3]。加以《红楼梦》的彼此传钞,和刻版的错误,前后的不合与人物的遗漏,想系难免的事,绝不能以此就下断案。

即以小红而论,曹雪芹之所以让凤姐抬举小红,为的是她善于言谈,表示曹雪芹自己对于语言的注意。我们看小红回答凤姐话后,凤姐说的:“好孩子,难为你说的齐全,不像他们扭扭捏捏,蚊子似的。嫂子不知道,如今除了我随手使的这几个丫头老婆之外,我就怕和别人说话。他们必定是一句话拉长了作两三截儿,咬文嚼字,拿着腔儿,哼哼唧唧的,急的我冒火,他们那里知道!先时我们平儿也是这么着,我就问着他,难道必定装蚊子哼哼就是美人了。”……又道:“这一个丫头就好。方才两遭说话虽不多,听那口角就是简断。”说着又向小红笑道:“明儿你伏侍我去罢,我认你做女儿,我一调理,你就出息了。”读了这一段话,好像曹雪芹是故意发表他对言语的意见,并非全力注意小红这个人物。即令写到她与芸儿的关系,然也不过是一种带笔,所以后来很可草草的了结。俞先生又以作文的程序来证明,那意思是说绝对没有先把回目很恭正地写好,然后再去写内容,必是先写了内容后再定回目。这话不见得十分正确。要预定写一部书的人,那他必对这部书有一种整个的计划,以通常的著作情形看来,很可能地作者先把整部书的回目先列到那里,然后再一方面写,一方面改正。歌德的《浮士德》就是这种办法。回目前后的不合,也是意料中事。因为作者没写到那里,所以尚未改正。总之,胡俞二先生既把《红楼梦》考证出是作者未完的著作,可是没再深想一步,既系未完,那末作者绝不会从头至

尾详加订正，一字也不误，一事也不掉，他一定是中途停笔，则前后不接之处，自为难免。后来传抄的人，看到不通或前后不合的地方，随自己的意思改正，弄得我们现在更莫明其妙。是的，胡俞二先生很可以拿《红楼梦》的第一章里说的：“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来证实《红楼梦》是经过曹雪芹的详细改正的。但如果相信这话，那曹雪芹一定是把整部著作完成了才说的，不然他开始写的时候，他怎么会预定要写十年，而且要增删五次呢？然要说全部都是曹雪芹写的，那俞先生的《红楼梦辨》算是把工夫白费了，因为在这部书里的注意点，就在分别这前后两部的不同。但是要说他只预备写八十回，于是把他们改正得没一点毛病与冲突，并且自己预知死之将临，不再动笔，于情理又绝对的讲不通。要之，我们以为专门在这回目上，故事上，章法上等处研究，是得不出很正确的结论。

当然，我们的意思就不是想推翻胡俞二位先生的证据，不过想在他们的证据之外，再用思想，风格与环境这三种人人各异，不能强同的特质的区别。

不论那位伟大作家的思想，都是一贯的，前后绝不会互异。但把后四十回的《红楼梦》与前八十回比较一下，就知道不论是思想和处世的态度上，都是相差太远。曹雪芹的思想是达观的，厌世的，而后部作者的思想是积极的，入世的。前者的态度是自然主义的，而后的态度是功用主义的。我们知道林黛玉的人生观完全与贾宝玉一样，都是达观的，爱的追求者，对于人世之兴衰际遇，一概不愿闻问，所以宝玉称她为知己。可是到了后四十回，不但宝玉的人生观突然改变了，并且可以说没了人生观，即令林黛玉也赞美起八股文来。你瞧黛玉对宝玉讲的：“我们女孩家虽然不要这个（指八股文），但小时跟着你们雨村先生念书，也曾看过，内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清微淡远的，那时候虽不大懂，也觉得好，不可一概抹倒。况且你要取功名，这个也清贵些。”奇事，林黛玉会说出一类的话来。再者，宝玉对自己家庭的贫富贵贱，以及父兄们的升